策海人物考十四卷

金谿張應雷輯補

門生沈季文次

門生孫光啓點

書林徐天佐梓

趙普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遷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

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至計也。然普以天下為已任。故為政專。所以啓雷德驤父子之謗也。趙中令能推呂蒙正之晚輩。稱呂端之為台輔器。皆得其用。而陳橋之事。普實定策。未嘗以勳舊自伐。亦難能矣。獨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君子惜之。

竇儀

竇儀范質薦其清介重厚。太祖以為翰林學士。儀見

太祖岸幘不肯入。太祖亟取冠帶見之。上見宮人鏡亦有乾德年號。問宰相。皆不能答。儀曰。此必蜀物。蜀主衍有此號。上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曹彬

能一天下之君。恒自不嗜殺人始。而大將受重命於君。每以執俘獻馘為能。鮮有不嗜殺人者。宋太祖命曹彬平江南。戒以務廣威信。勿暴掠生民。可謂仁者之君矣。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其

假之以權不可謂不重也及彬至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於是諸將皆焚香為誓而江南以全嗚呼人徒知料敵出奇戰勝攻取為彬之所長而不知推不殺之心以成無敵之績乃彬之所以加良將一等也至於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敕江南勾當公事回宜其以

清謹知名。而觀其辭潘美之賀曰。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其恬退不伐。深足為人臣處勝之法。若彬者。可謂三代之將矣。

沈義倫

沈義倫為西川轉運。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太祖問曹彬官吏善否。惟薦義倫。上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王昭素

王昭素有學行。著易論。學者多從之。太祖召見。年已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斂容對曰。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李昉

昉居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小心醇謹。和厚多恕。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

或不足用。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歸恩朝廷。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布衣翟穎撃登聞鼓。訟昉不為邊備。徒知賦詩。遂罷相。

李穆

李穆自太祖以来。歴仕両朝。不過判決精敏。豪右屏迹。人不敢干以私。未聞其有正心之學致君之術也。

使其有正心之學。寧有坐視太宗背盟之失。而不盡
其一言乎。

張齊賢

太祖幸洛。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
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太宗
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
使輔汝為相也。後齊賢在選中。有司寘于下第。帝不
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畧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且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帝因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後契丹薄代州城。齊賢伏卒於土鐙砦。大

破之。

齊賢疏諫北伐。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幽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樊若水

樊若水南唐人。舉進士不第。釣魚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繫南岸。疾棹北岸。以度江之廣狹。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師。帝以若水為鄉導。梁成不差尺寸。遂克池州。即用為知州。

呂夷簡

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當國既久。頗務収恩避怨。以固權利。數為言者所詆。

帝眷不衰。反斥言者。故能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獨加幣契丹。聚兵西北。為後日之患。又以私憾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為可罪也。

呂蒙正

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郭進

郭進守西山。軍校有妄訟其不法者。太祖察其誣妄。遣中使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以快其意。曾鞏以為馭將得宜。嗟夫太祖之心。豈得已哉。盖以郭進董寛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校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盖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

周述

周述知江州。勸帝以九經賜白鹿洞。

張思訓

張思訓司天監學生。巴中人。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作渾儀。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尤為精妙。

孔宜

孔宜言歷代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抑本家為編户。至今不免。詔復其家。

田錫

田錫在太宗朝。鯁慨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愈堅其操蘊也。既擢為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畫獻替為己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修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自沒之後。又受知於嗣聖。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陳恕

陳晉公不答錢谷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實。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録。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録。而天書成。陳公之為慮遠也。

寇準

寇忠愍之入相。凡其忘身殉国。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

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却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笞之。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勳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李沆

沆以侍郎兼太子賓客。太子每見沆必先拜。

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

帝詰沆無密奏。沆曰。宰相公事則公言之。有密啓者。非讒卽佞。

沆因上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沆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眞宗称其爲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

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人体。人莫能干以私。聽事前僅容旋馬。

錢若水

錢若水對太宗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楊億

楊億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章精密。尤喜

誨誘後進。立德妃李氏為后。帝欲得億草制。億難之。丁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吾願也。

呂端

太宗不豫。奄宦王繼恩等忌太子英明。欲謀別立。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趣太子入侍。帝崩。后問端曰。立嗣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

太子即位。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馬。

向敏中

以向敏中平章事。時舊相出鎮州郡。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使還復相。

張詠

真宗以詠前在蜀。政治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詠

剛方自任。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禹偁

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已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擯斥。

開寶皇后崩。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

王旦

王文正之碩德重望。可謂賢矣。然受美珠之賜而議天書之誕而不諫。至死而不能以正自終。議者至以失節馮道為比。惜夫。

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張士遜轉運江西。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

魯宗道

魯宗道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及入中書。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

王曾

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於中。丁謂擅權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寇準李迪之徒。既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賴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宗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真宗崩。太子年十三。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王曾奉遺詔。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時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孫奭

孫奭西祀有諫。祥瑞有諫。天書之妄。極詆其非。帝雖嘉其忠而不能從。惜哉。

王欽若　丁謂

漢唐宋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悞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猺。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弼却獻納。惜殊以納字與之

杜衍

杜衍在樞密。每有内降。卒寢革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内降耶

遺疏有曰。無以少安而忽邉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

張方平

張方平因西方用師。語於上曰。陛下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較哉。願因郊赦。引咎示信。帝喜曰。是吾心也。疏付中書。夷簡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英宗寢疾。因韓琦請建儲。方平抗言曰。必潁王也。適長而賢。帝從之。

晏殊

晏殊為樞密。以張耆無勲勞。殉私非才。從幸玉清宮。使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 自五代以來。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延仲淹以教生徒相業克終。援引善類。

范雍

范雍為樞密。玉清宮災。太后泣曰。先帝尊天奉道。一夕延燎至此。柰何止存長生崇壽二小殿。雍曰。不若悉燔之。因其所存。又將葺之。民不堪命。後坐保安軍之敗。

孔道輔

孔道輔龍圖閣待制。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輔正色曰。侮慢先聖。北朝之過也。君臣酌卮酒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曰不和固無害。

蔡齊

蔡齊為御史。仁廟初。太后遺詔尊楊太妃為太后議國事。齊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仲淹龐籍皆言其不可。乃止。

賈昌期

宋制宰相求閑。即命某殿說書以寵之。如景祐以叅知政事賈昌期為崇政殿說書。

胡瑗　阮逸

胡瑗阮逸同定鍾律。先李照進新雅樂。遂詔天下達鍾律音者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二人至。並言李照穿鑿。仍用和峴所定。

瑗為湖州教授。以身率先。雖盛暑。公服坐堂上。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云。

尹洙

尹洙館閣校理。因仲淹罷上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義不可免。夷簡怒斥監虔州酒稅。

余靖

余靖集賢校理。言上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遂落職監筠州酒稅。

曹瑋

曹瑋。曹彬子。彬薦之。沈勇有謀。自少捍禦西鄙。熟知

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天聖中王鬷使契丹。瑋為真定總管。謂鬷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異日必為邊患。

周起

周起為開封府尹。方奏事。皇子生。帝以金錢賜之。

張知白

張知白為相。慎名器。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請約如

寒士。

李迪

李迪為學士。時蝗飛翳空。請發內藏以佐国用。則民不勞。賦歛寬。上悅。以東宮官不當增置。時丁謂與巳俱兼官。迪請與謂同罷。

畢士安

畢士安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朕倚卿為輔相。豈特今日。曰臣駑朽不足勝任。三司使寇準善斷大事真宰

相才也。遂與準俱相。

王珪

王珪為學士。帝命草詔立太子。珪曰。此大事非面受制不可。且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聖意乎。帝曰然。珪乃草詔。歐陽脩聞而嘆曰。王珪真學士。

濮安懿王之議。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宜稱皇伯。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

韓琦

當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已久矣。至於劃事應變。胸中才智。又

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范仲淹

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先。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illegible]以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

敗刓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能曉。寛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富弼

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宗亦為之改容。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

其君。折其中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傳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能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計。古之良使。何以加諸。

文彥博

按公歷仕四朝。任宰相五十年。忘唐介之仇。而薦知

諫院。辭援立之功。而歸功韓琦。名聞四夷。雖窮極富
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
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身退。朝野倚重。

張文成侯　諸葛忠武侯　狄文惠公　范
文正公

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
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
其為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

韓侂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邁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歐陽脩

歐陽脩為舘閣校理。以仲淹余請尹洙坐落職。以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若訥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

起知諫院。因與尹洙余靖仲淹見逐。群邪目之為黨人。脩乃進朋黨論。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時漂雨。社稷壇壞。求直言。脩以建儲為言。

范純仁

范純仁為御史。言濮王事。當如王珪議。劾歐陽脩妄引經傳。罷之。上疏言安石變法不便。不聽。求罷。執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曰。言不用。萬鍾非所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中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神宗初參知政事。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相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論新法不便罷。

包拯

包拯力爭張堯佐不可為宣徽使。棄復勸帝定大計。立儲貳。墨性峭直剛毅。悪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疾悪如仇。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

悅人。平生無私書。知開封。貴戚為之斂手。京師語曰。
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

邵雍

雍字堯夫。謚康節。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
不見圭角。故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
之。程明道常與先生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
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伊川嘗
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篤。司馬溫公二程張横

渠昕夕倶之。既卒。明道　其墓。稱其道純一不雜。就
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
漁樵問答。無名公傳等行於世。

蔡襄

蔡襄知諫院。上疏曰。邪人不利正諫。必造為禦之之
說。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陛下罷夏竦。而用琦仲淹。
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唐介論彥博。帝怒。襄力
救之。

孫復

孫復舉進士不第。退居太山。著春秋發微十五篇。國子監石介師事之。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

王堯臣

王堯臣翰林學士。後為陝西安撫使。上疏論兵。因言韓范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

狄青

狄青善騎射。直元昊反。士卒畏怯。獨青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出入陣中。無不披靡。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仲淹韓琦曰。此良將才也。二人待之厚。授以左氏春秋。青在樞府。有狄梁公後。持梁公像幷告身至。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韓維

韓維孫固稱其可以為相。參知政事。上言保甲之法

不便有斷脘以避丁者。忤安石。帝欲用為御史。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乃出知襄州。

王安石

安石蚤有令譽。善屬文。曾鞏携其文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萬言書。後以曾公亮薦登政府。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脩泉府法。立免役更戍保甲保馬均輸等法。更定科舉。立太學三舍武學等制。神宗專意任之。後為天下所攻。及子雱死。力請解機務。乃罷

相判江寧封荊国公後世平心議者曰神宗志行三代盛王之道安石以伊傅周召自許故君臣相得自漢唐而下鮮有及此惜議論不合一時朝士皆激之太甚遂至誤用呂惠卿輩非公之本心也如保甲保馬之法科舉經義之制至今用之蓋後世自有公也其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皆史臣粧點之言也

王安国

王安國初任西京國子監教授。秩滿至京師。召見。問漢文帝短於才。安國謂其加有才一等。又問王猛佐符堅而令必行。對曰。堅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天下莫不從。又問安石。對曰。知人不明。聚歛太急。上不[illegible]殿校書。

王安禮

王安禮因星孛。上疏曰。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流。意者左右大臣。不忠不直。秉權射利耳。用力

殫於溝瘠。取利究於閫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帝嘉嘆良久。以為翰林學士。

鄭俠

鄭俠監安上門。進流民圖。力言新法之非。又取唐魏徵姚宋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在位小人暗合林甫輩。而又於宋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為謗訕。令鄧綰治之。編管于英州。

陳襄

陳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舉進士。知仙居。改知河陽。專務以禮教民。富弼奇之。薦為侍御史。上䟽論青苗之害。上問人才可任者。以司馬光韓維蘇頌范純仁蘇軾對。

呂誨

呂誨鯁挺特達。三為諫官。遇事彈劾不避。首劾宋庠陳旭。在仁宗朝。請建儲嗣。英宗朝。諫立濮廟。而劾歐

而脩。及神宗朝。獨論安石。疏其十事。其後果如其言。不惟遇事敢言。而有先見之智。雖再三被黜。時人服其鯁直。帝亦兩降手詔諭之。及其乞致仕也。以疾喻政。反覆諷諫。臨終復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他無所屬。終始一意。拳拳以天下為己任。真社稷臣也。

司馬光

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

取而更張之。海内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誨司馬光

誨將死。出國事屬之温公。温公且死。以國事屬之申公。二公心乎王室。竭誠盡忠。故雖形神將離。氣息僅續之際。猶拳拳如此。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貳。而卒濟乎國事也。

呂公弼

呂公弼為樞密安石惡其不附已乃用弟公著為中丞以偪之弼求去帝不許

呂公著

中公寡言在中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公著繼温公相而盡廢熈豊之法熈豊之小人猶多

在朝。窺間伺隙。以圖報復。此常安民所以有薛季昶之慮也。公著斯時而求正士。安民蓋其人也。雖天下之正士。未能盡拔。庶亦因類而進。而熙豐之小人。履霜之冰。無由至也。然得書黙然而已。未聞其有薦拔之語也。豈因循未果。而易簀之速。竟不及耶。

蘇軾

蘇軾范鎮薦為諫官。司馬光謂敢言不如蘇軾。因議貢舉與帝意合。即召問政。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

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哲宗初。自登州召還。論差役顧役之害。語光以變法不宜太驟。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每經筵進講。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因與程頤不合。遂為蜀黨之首。祖禹其奏恐黨人復用。軾見之曰。經世之文也。

蘇轍

蘇轍初為三司檢詳文字。以書詆安石。出判河南。哲

宗時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等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斥其非。遂已調停之說。

周敦頤

周程張朱事或未盡以他題引用既多故畧之其他名人則又詳之

周敦頤初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一訊立辨。人稱老吏。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王逵欲深治之。頤力辨不聽。乃委手板棄官。逵悟。得活。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皆惴惴不獨以得

罪於令爲憂。尤以污穢善政爲耻。作太極圖通書。

程珦

程珦以周子之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師之。

程顥

程顥初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奸僞無所容。鄉民爲社會。爲立條約。旌其善惡。民愛之如父母。帝召見顥時爲御史。正午始趨出。人曰。御史不知上

未食乎。顒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其和粹之氣盎於面背。終身無忿戾之容。遇事倉卒。不動聲色。

程頤

程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

度。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以為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為校書郎。及入對後。崇政殿說書。即上劄子中云。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願選名儒分直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既久。必能養成聖德。

張載

張載少喜談兵。二十時以書謁仲淹。仲淹曰。名教自有樂處。何必談兵。勸之讀中庸。又訪諸釋老。累年究

極其說。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坐虎皮講易。一夕與二程講論曰。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初為雲巖令。以教本善俗為先。呂公著薦其有古學。召問治道曰。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與安石議論不合。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誌。或中夜以坐。取燭以書。學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為本。必如聖人而後已。知人不知天。求為賢人。不求為聖人。此秦漢

以來學者大蔽也。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李侗

李侗初從羅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閨門內外。夷愉肅

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
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熹嘗從侗受學每稱其姿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
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
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
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
截然不可犯者

朱熹

朱熹初監潭州南嶽。朝因求直言上封事云。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則自然意誠心正。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初父松囑之曰。劉子翬胡憲劉勉之三人。學有淵源。汝往師之。熹

旣舉進士。聞李侗從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從之。後知南康軍。値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歷除秘書郎。或譏之。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嘗復唐李渤白鹿遺址。為學規俾守之。

蔡元定

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書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

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四方来學者。熹俾先從元定質正。士大夫交薦于朝。不起。會僞學之禁興。元定曰。吾其不免矣。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者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嘆。有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熹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叅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著

有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學者稱為西山先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金谿青田人。兄弟九人。皆通顯。以理學倡。惟兄梭山。復齋。及先生為最著。故號三陸。先生之學。以收放心。先立乎其大為本。厭註述。常自言。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見學者務立門户。各持所見。則曰。此道與溺

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見學者不可用心太緊。而曰。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高明簡徑。王陽明稱其直接孟氏之傳。又曰。孟子之後一人。當時學者有議其為禪者。不知先生常曰。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苦海。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個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又曰。吾儒無不該備。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先生之言如此。而謂之禪。可乎。

朱先生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先生聞之曰。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學者不察。遂有朱陸同異之辨。學者每傳朱先生議先生之學。先生但曰。考亭原無朱晦庵。青田原無陸象山。是則先生而已矣。

馮京

馮京為中丞。疏安石更張失當數千言。安石詆為邪

誣請出之。帝不從。亟用之。京初為安石不容。後見傾於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

范祖禹

范祖禹時朔蜀洛黨起。獨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初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婿翁當國避嫌辭。乃以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罷講筵。禹上言極請視學。比上初揔政。上疏曰。變熙豐之法去熙豐之黨。皆太白為天下除害。恐小人惑亂君心。以

為輕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者。陛下宜謹之。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叅之時事。義理明白。燦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張昪

張昪英宗時請老。帝曰。大尉勤劳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舞蹈。司馬光亦疏昪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請留於朝。求去益力。乃判許州。

韓絳

韓絳爲平章。使种諤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遂城囉兀。以撫寧堡失守免。專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

鮮于侁

鮮于侁爲利州轉運。蘇軾稱其三難。司馬光薦其賢。不宜居外。顧齊魯之區。凋謝已甚。須侁往救之。乃命爲交東轉運。

孫固

孫固夏人幽其國主秉常种諤李憲等伐之固曰伐國大事豈可使宦者為之帝不聽後五路師潰帝悔不用其言以固為門下侍郎常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鄙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曾鞏

曾鞏文章本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

徐積

徐積楚州孝子。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止一裘。啜粟飲水。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

汪覿

汪覿右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因極論蔡確等惡。遂罷相。

楊時

楊時將樂人。初舉進士。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未嘗求聞達。四方士多從之。會張觷言於蔡京曰。宗社將危。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國王

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時為秘書郎。時為祭酒。言安石不宜配享。蔡京推尊安石。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數十年。聞時疏皆目為邪說。馮澥等詆時。乃罷祭酒。改給事中。居諫垣九十日。論列皆切世道。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

尹焞

尹焞洛人。召至京。賜號和靖處士。師事程頤。紹聖初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

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母聞之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聚徒洛中。非吊問不出。士林仰之。种師道薦其德行。召至京師。不願留。賜號遣還。

胡安國

胡安國中書舍人。召對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許翰薦其不受蔡京籠絡。高宗朝。進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五事。上召見曰。聞卿深於春秋。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正句讀。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托諸空言。今思濟艱難。左氏煩碎。莫若潛心聖經。命兼侍讀。專講春秋。 安國志於康濟時艱。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嬰心。謝良佐稱其如大冬嚴雪。松栢獨秀。進春秋傳。詔加寶文閣直學士。

宗澤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

表乞回鑾。乞勿南幸。乞脩二聖宮殿。勿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覩。觀其勢。騤騤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阻之於南京。使不歸京城。汪黃阻之於淮甸。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惜哉。

張九成

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宦嬪時如

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李綱

李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為己任。抗忠幾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决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申國法。減上供之幣以寬州縣。脩

茶塩之法。以通商賈。刬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倣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閲。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子所謂李綱入来。方成朝廷者。此之謂也。

胡寅

胡寅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謂高宗不能用寅。而吾獨以為寅不能用高宗焉。當時二帝北轅。天下

浚昂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昂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隳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禽獸逼人莫知其為大變獨張魏公欲正人心雪俛耻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啚其功使公困於讒忌之口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

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

洪皓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属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馬。洪忠宣公之節。無愧蘇武。而高宗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美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權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權。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復遠竄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傅陸

也。

林勲

林勲廣州教授。上本政書凡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宜倣井田之制。使一夫受田五十畆。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税。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一夫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蚕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説甚備。

羅從彦

羅從彦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彦步往從之。見三月。驚汗浹背曰。不至是。虛過一生矣。遂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子稱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岳飛

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

劉錡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焉。至是見康王以爲承信郎。談兵見奇於張所。上疏曰。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嘗稽首以稱藩。願定誅於金賸期收地於兩河。幾至中興而爲秦檜陷死于獄

張栻

張栻浚子。上召至行在。對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大學

生張觀稱之。劉珙薦之。每以境内水旱。國家兵弱為言。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人。孝宗受禪。起知嚴州。首言太上皇。非倦於勤勞。而以大器付陛下。陛下嘗思以副太上皇。凡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賞罰。真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又見上英銳。每朝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號曰。

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柰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張浚復靈壁。及宿州歸附。日以萬計。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為正。先之招納不獲已而戰亡。以此指戒浚。降者宜加爵賞。以勸將來。上皆嘉納。

李燾

李燾博極群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硏

數。倣資治通鑑。作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為百八卷上之。

虞允文　陳俊卿

大學生張覲薦俊卿可任。俊卿薦允文。才堪作相。俊卿諫騎射。以用人為已任。允文亦以人才為急。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俊卿言劉珙正直有才。高宗時允文言陝西不可棄。見黜。初允文為川陝宣諭使。上以之方裴度。俊卿清

嚴好禮。終日無惰容。正色立朝。分別邪正。以先哲為法。

以二人為尚書左右僕射。兼樞密制國用。

時置制國用。以宰相領使。蓋以兼樞密使宰相知兵。而以兼制國用使知錢穀出入。

錢端禮

錢端禮。進東西宣諭。還自進。極言守備踈畧。宜早定和議。

汪應辰

汪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獘政。中貴人皆側目。劉珙薦之。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由吏部尚書。罷知平江府。

魏杞

魏杞為金國通問使。還自金。始正敵國禮。見金主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

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君臣
環聽拱諫。張恭愈欲協和去國書大宋大字。杞拒之。
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不發歸附人。正名退師。帝慰籍
甚厚。以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

劉珙

劉珙大學生張觀上書。稱其可用。初為學士。上言天
下之事無窮。應事之綱在我。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
必求多聞。必師古訓。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

薦張栻汪應辰張良翰學行于帝。叱罷曾覿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珙居喪。帝欲起復。付以樞筦之任。固辭。上言恢復之實。脩己來賢卹民用將養兵。

自叙表聯 起之衰絰之中付以樞筦之任懇辭再四未蒙温詔重膺委寄畀以荆襄。

辛次膺

辛次膺為右正言力陳和議為檜所怒落職者二十年後召為中丞每以名實為言上呼其官而不名。若

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皆被論罷。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以膺為首。薦王十朋以疾求罷叅知政事。

葉顒

葉顒簡易清介。與物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

范成大

范成大使金不屈。正受書禮。上欲用外戚張說為樞密。成大為中書不草詔。說竟罷叅知政事。情誼真德

務爲眞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

梁克家

梁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與張説不合求去。出知建州。薦朱熹。宜褒錄之。

周必大

周必大直學士。時朝廷用張説。遂罷必大及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給事中莫濟。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必大爲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

臣之冠。後參知政事。祭酒何澹求遷官。必大不即遷。留正即奏遷之。澹由是恨必大。劾罷之。

劉子翬

劉子翬韐仲子。由興化通判。棄官隱武夷山中。不出者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以易不遠復三言佩之。

胡憲

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與劉勉之同入

大學時禁伊洛之學。二人求得程頤之書。抄之默誦。又從譙定受易。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以為己之學教人。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親。遂翕然悅服。仕終秘書正字。

劉勉之

劉勉之從譙定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為堂。讀書力耕。澹然無求。惟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

呂祖謙

呂祖謙為著作郎。作大事記。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於五代也。至武帝正和三年。未及成書而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傳。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未之有也。嘗師林之竒。汪應辰。胡憲。而友朱子。敬夫。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誦孔子躬自厚句。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著讀書記。官箴。辨志録。

楊萬里

楊萬里太子侍講。王淮既相。問宰相先務何事。曰人才。因問其人。即疏朱熹等六十人。

王淮

王淮薦朱熹。謂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姻家唐仲友。為民所訟。朱子論之。淮匿其章。熹論益力。乃奪仲友官。

趙汝愚

趙汝愚四川制置使。往覆規諫光宗。請朝重華宮。兩宮之情復通。光宗以為樞密。固辭。定策立寧宗。及參知政事。悉収召士君子之在外者。

留正

留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而已。請帝朝重華宮。不肯與姜特立同朝。特立還浙東。召正赴都堂視事。引光宗裾。請視上皇疾。

黄裳

黄裳為侍講。請帝朝重華宮。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謂嘉王進學。皆裳之功。對曰。若欲進德脩業。追接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指朱子也

孫逢吉

孫逢吉秘書少監。上疏請上朝重華宮。

陳傅良

陳傅良中書舍人。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究心理學。肆力文章。

羅黠

羅黠屢請帝朝重華宮。辭留正、引諮入宮之罪、

葉適

葉適國子司業。定策立寧宗。汝愚欲推其功。適曰。國危效忠。職也。何功之有。謂侂胄所望節鉞。宜飽其欲而遠之。不從。嘆曰。禍端從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彭龜年

彭龜年為嘉王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

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曰朱熹也。

真德秀

真德秀起居舍人。以歲幣不宜與金。從之。論邊事。謂宜鑒政宣金人之害以備元。德秀言事不避權貴。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曰。吾徒須急引去。理宗即位。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以為侍讀。褒伯成於內翰。置中行於經幃。擢宓僑於言地。

楊簡

楊簡理宗即位。召伯成為顯謨閣學士。召簡為寶謨閣學士。俱辭。帝曰。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

柴中行

柴中行召為脩撰。上以儒學褒之。真德秀薦其宜置之經幄。

魏了翁

魏了翁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及史彌遠用事。力辭。築室白鶴山下。開門受徒。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訓之。由是蜀人知理義之學。又疏乞錫周程張子爵及謚。示學者趨。從之。為工部侍郎。不為彌遠所容。朱端劾其欺世盗名。遂落職三秩。教授諸生。著九經要義百卷。

趙葵

趙葵初知滁州。敗李全于揚州。收復卞京。上言為治若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拔余玠。仕至樞密。

余玠

余玠為四川置制使。主武事。初玠家貧。落魄走揚州。作長短句以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是職入對。言今指即戎之士為麄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為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大異之。令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議措置。

可獨當一面。初蜀中財賦甚重。自寶慶間失關外。端平間蜀地殘破。國用亦窘。十餘年間凡授置制使者。不下十餘人。或老庸。或貪謬。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戍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玠至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下令曰。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咸得其歎心。因山為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

為必守計。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以還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用冉璞謀城釣魚山。蜀始可守。密疏于上。請不次官之。大敗元人于興元

孟宗政

寧宗嘉定六年。以趙方檄與金將戰于棗陽。遂權知棗陽軍。信賞必罰。好賢樂善。中原遺民來歸者。宗政發倉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後

金人圍棗陽。宗政固守。相持九十日。大敗之。又敗之于湖陽。獲其大將趙興兒。金自是不敢窺襄漢。呼為孟爺爺。

孟珙

孟珙宗政子。父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號忠孝軍。命江海統之。不服。乃以珙分棗陽軍。衆始帖然。珙約元師伐金。滅金。與元人分金主骸骨及御寶玉帶金銀牌印。還師襄陽。上召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

破蔡滅金。功緒昭著。元侵江陵。珙敗之。又敗元于黃州。遂入城。軍民喜曰。吾父至矣。以爲四川宣撫使。遂大興屯田。

萬曆元年。余司理湖州。申入孟公珙于鄉賢祠。申文云。竊惟

國家建立鄉賢之祠。凡立身脩行。可以表俗淑人。尚當入祀。況忠扶社稷。功被生民。爲信史彰彰者乎。今查得歸安縣有故宋荆湖制置大使孟珙。名勤昂[illegible]

功昭史冊滅金入蔡力報靖康之讐衛宋禦元志莫嘉熙之祚代江海以服棗陽之衆走武僊而撫鄧州之降設險堅保障於江陵屯田裕軍儲於巴蜀漏下以攻石穴敢冒積雨而成功受詔而復荊門迺出奇兵以制勝至於撫綏士庶則恩意獨周約束將吏則神威叵測遠貨色薄滋味持身苹清淡之風寬民力蓄人材告君以時務之要此誠宋室之忠臣也其父孟宗政已祀鄉賢之祠而孟珙獨未入祠殊為缺典

不厭士心。今該本職查得歸安舊無鄉賢之祠。已申詳本道。允建成功。除原載在祀典者。立主奉祀外。其有應祀未祀如孟公塤者。合請入祀祠中。庶報耆勳、於異代、重楷範於本鄉、等因。代巡蕭公嵎公批云。孟公耆勳碩德。久未入祀。誠為缺典。據申深得表忠崇教大體。准入祀繳。

崔與之

崔與之召為參知政事。不至。初自成都乞歸廣州。每

有除命皆力辭。及拜廣東安撫使。會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帝注想彌切。每召不至。必虛位待之。召為參知政事不至。遣使訪以政事。曰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帝嘉納之。

李心傳

李心傳。隆州人。父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朱熹每為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

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至是召為脩撰。脩高孝光寧宗四朝實録。

文天祥

天祥狀貌豊下。两目烱然。博學善談論。為文滔滔不屬草。尤長於詩。有忠孝大節。登理宗丙辰進士及第。初董宋臣勸帝遷都避元兵。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論似道乞致仕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恭帝朝。天下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散家貲。結豪

傑。得衆萬人。遂入衛京師。為天下忠義唱。與張世傑議背城一戰。為陳宜中所阻。奉詔如元。為伯顏執於軍中。欲臣之。哭拒不屈。自鎮江亡入真州。與苗再興圖興復不果。遂浮海入温州。又與陳宜中議不合。力求出。督戰數不利。為元李恒所襲。妻歐陽氏子佛生環生。二女皆見執。已及子道生脫走。至帝昺。為元張弘範襲執于五坡嶺。命以書招世傑。天祥寫所過零丁詩與之。弘範笑而置之。至燕。坐卧一小樓。三年足

不覆地。元主因王積翁薦。欲用之。不從。乞黃冠歸故鄉。志圖再舉。元主遂殺之。從容就刑。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謝枋得

按枋得性方介博學。為文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與文天祥同登進士。氣節頗相類。初賈似道忌功。欲汚蠛閫臣。行打筭費用法。趙葵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

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代償萬緍
餘不足。上書似道得免、後為建寧教授。以考試摘似
道失政為問。為舒有開劾竄興國軍。至恭帝朝為江
西招諭使。與呂師夔戰敗。棄家變姓名。避居建寧之
唐石山。至元黄華平。赦天下。枋得乃出。賣卜建陽。時
妻子已斃獄中。二子煕之定之尚存。至是為魏天祐
所執。凡三上書不得免。即以死自誓。不食二十餘日
死。

江萬里

江萬里性峭直。似道常惡其輕發。度宗咸和元年叅知政事。以似道每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益忌。謀逐之。萬里乃四上疏辭祿。出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五年復入為相。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答。遂力求去。出知福州。至恭帝德祐元年。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扁其亭曰止水。

入冀齋其意及元人徇洲。通判萬道同以城降。乃執門人陳儒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歛瘗之。

元

許衡

衡幼端凝。與群兒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穎悟非常。讀書過目不再誦。仕元世祖。陳時務五事。又諫

阿合馬子不當典兵柄。請興學校。既致仕家居。閨門若朝廷。夫婦如賓客。喪葬遵古制。不用僧徒。臨終戒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足矣。

吳澄

澄通貫經傳。用力聖賢之學。元英宗召為翰林學士。以母老辭歸。成宗初遊龍興。明善執弟子禮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深淵。嘗為學者論朱陸之學。言元晦於

道問學之功多。而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

虞集　虞槃

虞集。宋虞允文五世孫也。與吳澄游。性孝友。母楊氏亦通經學。故集與弟槃之學。多得於家庭。大德初薦為京學教授。歷事成宗武宗以至文宗。皆處翰苑。請興學校考試遴士。以五經傳註。修經世大典。立海運

糧議。弟槃以進士授永豊丞。遷湘鄉州判頗稱癖古。有廉能聲。少讀柳子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集早歲與弟槃構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于壁題曰邵庵。故稱集為邵庵先生。

劉因

劉因天資絶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

朱陸之書。一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陸則直接孟氏之傳也。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扁所居曰靜脩。學者稱為靜修先生。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謚文安。所著有論語孟子考證。及尚書表註通會編行于世。其門人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惟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

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許謙

許謙初聞金履祥講道蘭江委已而學焉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塩既加則酸醎頓異子来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僑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

素志中淡以道自樂。朝廷屢徵用不起。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籯糧笥書而從。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已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臨終。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讀更肅容端視。項之

視微瞑。遂卒。門人以義制服者凡千人。因自號其墓曰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朱公遷

朱公遷鄱陽人。初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奸。抑豪強省冗費脩德卹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公亦知世不可為力辭。乃出為金華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

度名物之數。無不貫通。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細。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恕。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貧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黃縉最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欽重焉

策海十四卷終

